

他首创“网红猪”通俗垃圾分类法

——记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负责人牛广成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截至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已满一周年,居民区分类达标率从去年施行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了90%。从刚开始对垃圾分类什么概念都没有,到现在大部分上海人都“拎得清”,志愿者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猪吃的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黑桃代表干垃圾、红桃代表有害垃圾……从养猪场想出“网红猪”通俗垃圾分类法，到改编“垃圾分类扑克牌”，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负责人牛广成是一名“环保达人”。

十年前，他就是一名垃圾分类志愿者，连续7年为街道义务进行有害垃圾的挑拣分类和清运、建立绿化垃圾处理场，以公益价格，为各小区处理绿化垃圾……近日，记者走近牛广成，听取他的故事。

网红垃圾分类法的创始人

“猪吃的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不能吃的是有害垃圾，能卖出去换猪的是可回收物……”2019年，上海垃圾分类刚推行之始，一段话风靡了上海滩，不少市民直呼“原来垃圾分类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这段话的背后创始人就是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负责人牛广成。2010年,古美成为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街道,牛广成作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积极参与其中,并收购街面零散的废旧物品收购人员,建立统一队伍,进行统一管理。

"限享会"

活垃圾的处理方式还比较传统，对“垃圾分类”这一概念，不是很明白。“有一次我去金山朋友的养猪场，看着猪在吃蔬菜或剩菜剩饭，就突发奇想垃圾五分类：猪吃的是厨余果皮，不吃的是其他垃圾，吃了中毒的是有害垃圾，吃了流血的是废旧玻璃，把废品卖掉去买猪肉，废品就是可回收物。”牛广成表示，当时这个场景对自己启发很大，他结合古美社区的特点，以猪为媒介进行讲解，居民们豁然开朗。

后来，这一通俗易懂的垃圾分类法也成了全国网红。

改编“垃圾分类扑克牌”

垃圾分类扑克牌、具有语音播报功能,在夜晚还能发光的太阳能垃圾桶、多款具有人脸扫描、指纹识别功能的智能垃圾箱,鱼草共生的“系统循环链系统”……如何让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掌握“垃圾分类”这一概念,为此,牛广成被“逼成”了一个颇具创意的发明家。

黑桃代表干垃圾、红桃代表有害垃圾、梅花代表湿垃圾、方块代表可回收物，正好契合上海垃圾四分分类标准颜色，每张牌上都有对应物件的图片与名字……由牛广成设计的垃圾分类扑克牌成了上海推广垃圾分类的网红产品。这些发明也印证了那句话：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此外，在抗疫期间，牛广成还义务调配车辆、组织志愿者，为街道运送帐篷、口罩、消毒液等各类防疫物资，并为集中隔离点运送物资，设置隔离围栏等；多次出动铲车、吊车等，应急调整红绿灯、处理掉落的高压线通信线等；积极捐款捐物，向街道捐赠一批防护服、酒精、消毒液等紧缺的防疫物资；组织团

队志愿者支援社区防疫一线，开展门岗值守等志愿服务工作。疫情期间，社区里平日老人上下楼的“爬楼机”暂停使用，为解决老人就医难题，牛广成还带领团队志愿者，背扛病残老人上下楼就医，被居民亲切地称为“人肉爬楼机”。

从“分类”向“源头减量”转变

自2019年7月1日，上海执行垃圾分类以来，牛广成又开始进一步引导居民从“垃圾分类”向“垃圾源头减量”转变，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牛广成志愿创建“上海无废环保”，志在推进上海无废城市、无废城区、无废社区、无废单位、无废楼道、无废家庭……同时，他又联合各方志愿者，筹建上海首家“废旧闲置物品基地”“垃圾源头减量科普基地”“废旧小制作基地”“环保志愿者服务基地”等，立志将环保志愿服务精神发扬光大。

垃圾分类已迎来一周年，下一步，垃圾分类该往哪个方向走？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已有 10 年垃圾分类志愿者经验的牛广成，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做到前端减量。比如说，果皮蔬菜，有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产生到居民家里，有的在田间地头就可以想办法提前做到减量化。”牛广成表示，除了做到前端减量，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垃圾分类的宣传，让市民形成良好的绿色生活理念，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节能环保氛围。



"限高令"让城市建筑重归理性时代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明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这表明了我国的城市建筑有了“限高令”。

城市建筑“限高令”适逢其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作为社会生活明显提升的重要标志,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变,“街市繁华,高楼林立”便是城市“旧貌换新颜”的表征之一。且不说北上广,就连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是高楼鳞次栉比,气派非凡。

然而,近年来,城市建设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经济实力,盲目攀比,楼宇越造越高,奢望以“第一高楼”打造城市名片、树立城市地标,“贪大、求怪、媚洋”等乱象丛生,恰如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所讽刺的那样:“一簇簇乏味的摩天大楼主宰着地平线”。不可否认,某些地方执政者是以摩天大楼作为自己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而标榜之。

其实,在千城一面的当下,鉴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和轻忽合理的城市建设布局,一味追求摩天大楼存有明显的弊端,诸如:建造摩天大楼需要大面积基地,一些地方为了“腾挪位置”而推倒一批原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导致城市文脉断裂、景观失忆;建造摩天大楼成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倘若论证不周、资金不足而仓促上马,极易时建时停,甚或烂尾,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虚掷和

浪费；某些三四线城市建造了摩天大楼之后，利用率不高，运营和维护成本巨大，几为城市“摆设”；高耸的摩天大楼与周围建筑不配套，形成城市风貌的“鹤立鸡群”怪象，自然给市民带来一定的疏离感；等等。由此看来，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出城市建筑“限高令”适逢其时！

此次国家出台城市建筑“限高令”，旨在重申“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城市建筑方针，要求各地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审慎决策，摒弃扭曲的政绩观，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建筑回归理性，凸显人文。如上所述则强调，“各地政府亟需健全法规制度，加强历史文化遗存、景观风貌保护”，此乃是剑指以奇异的外貌和惊人的高度盲目建造摩天大楼。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对文化产品及其带来的身份、团体归属的需求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消费需求。城市更新应当顺应这种趋势，注重挖掘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唯有将城市的建筑风貌与历史文化景观有机结合，融为一体，这个城市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为世人所瞩目。试问：法国巴黎、日本京都、西班牙马德里等世界闻名的城市又有几多摩天大楼？

看来,我国城市应当降温“高度”狂热,告别摩天大楼崇拜,让城市建筑重归理性时代,这无疑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题中之义。(本报评论员 沈栖)

城市建筑：比的是文化不是高度

290米，再创CBD天际新纪录，同时让重庆第一高楼宝座易主。6月18日，重宾保利国际广场举行了封顶仪式，它以290米的高度一举超越了之前的重庆第一高楼——262米的世贸中心，成为重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已建成的最高建筑。

有人在评论中国城市近年来迅猛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时说，每一个发展成熟的城市都有地标，如广州的中信，深圳的地王大厦，上海的东方明珠，重庆的解放碑。“每个地标，都有很强的向心力，有了地标，城市才有了凝聚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中国城市建筑高度纪录不断被刷新。

“第一”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崇拜情节，与隐含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让地标获得耀眼的光环。但是，如果说城市的凝聚力来自地标，地标能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则难以让人认同。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除了几个中心城市外，更多城市的中心区并不多么繁华和出类拔萃，其建筑物也并不见得气派，从而担负起“城市地标”的重任。这种状况，让很多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产生“还不如我所居住的城市漂亮”之类的感觉。在我看来，城市有其中心区和独特地标固然不错，如果没有，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西方的城市中心区通常是在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变过程中自发聚集、自发形成的，其间，行政力量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从而体现了“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一些光彩夺目、活力四射的城市，显然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多么富丽堂皇的中心区和雄伟建筑物，而是那些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和人文精神。

实际上，无论是草根衍生的“码头文化”，还是千年巴蜀凝聚的历史血脉，乃至抗战时期“陪都”构建的独特记忆，都使得重庆拥有了自身的城市气质，而解读这座城市的文化密码，无论是本地民众也好，还是外来游客也好，更看重的是其历史积淀的文化底蕴，而不是巍然入云的“西部第一高楼”。

“9·11”恐怖袭击虽然摧毁了纽约最具地标象征意义的世贸大厦，却无法撼动纽约的城市精神和人们捍卫自由的意志，纽约依然是最吸引世界的城市之一。什么才是城市真正的内在核心和凝聚力？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质，即他们的教育、学识和品格的开明程度和高下之分。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国家如此，一座城市同样如此。

对于所有的中国城市来说，梳理城市发展的时代脉络，文化地标比“××第一高楼”更重要。

综合中国青年报等
(谚路 整理)